



本土文本

剩菜

(小说)

□刘志平

金明是一家私人企业老板,人如其名,很精明。这几年生意很红火,发了财,很有气势。有了钱,腰板挺挺的。金明有一嗜好,平日爱喝一两盅小酒,但不贪杯。他知道不能沉迷于酒,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办一个企业不容易,尤其是物资的管理,不容流失。

金明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厂大门,下班时金明总站在窗口看着出厂的员工。金明很明智,他不盯普通员工,他知道普通员工充其量捞,也不过是两张砂皮,三根锯条,伤不到筋骨。他盯的是中层干部,他们有权,方便,捞一个零部件,就上千元。

金明两眼一如高清的摄像头盯视着工厂大门那进出的人。

真是说什么就来什么,正如一位伟人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天下班时,金明在窗口,蓦然看见门卫吴桂从门房里拿出一件东西给了温新主任。金明像打了鸡血似的,全身来电,

两眼发光,俨然是老虎狩猎多日终于看到了猎物时的虎视眈眈,更像渔老大十网九空,最后一网捕到大鱼时的激动。那东西,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是件贵重的东西。金老板刚想喊住温新别跑,不料那小子兔子一溜烟地蹿出厂门。

金明径直找到门卫,突然发问:吴师傅,你拿什么东西给温新跑了。吴桂一愣:是剩菜。显然是搪塞之词,不容吴桂转身,再问:哪儿来的剩菜?

是温新从饭店打包回来的。

金明很无语。温新这小子连这点剩菜都不放过,真是跌架子,丢人丢到家了。看看咱这当老板的,开着奔驰,喝着美酒,高兴找几个小情人,还不是潇洒人生。想想温新这种人活到这份上真是没出息,他为温新悲哀。想想又有点气愤,这温新素质怎么就这样低。你就当真的,租田当私产了?让你陪客吃饭喝酒,已为你省了一顿口粮,即使

打包也得是我带回家喂狗的呀。

金明越想越害怕,温新这点剩菜都不放过,那么多的钱财从他手中过,他能不贪?如果他和门卫串通勾结,岂不是开门揖盗。即使你温新还有利用价值,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这种人,人还在,心不死,不可不防。历史经验值得注意,阶级斗争这根弦要绷紧。下手要趁早,先从他经手的往来账目上开刀,找个把柄,把他开了,名正言顺。

金明想出这个好主意,很开心,睡了好个觉。他梦到生意好得不得了,提货的客户络绎不绝,全是现金,数钱数得手软,用上了好几台点钞机。公司也上市了,股民们抢着买他的股票。

他开心得笑出了声,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原来是南柯一梦。电话是村里邻居打来的,他娘生病住院了。金明很不情愿地起了床,心里很烦躁,这电话早不打晚不打,偏偏在这时把这好梦搅

了,老娘也真的病得不在时候。

到了医院,才知老娘吃多了泥螺,泻肚子,脱水住院,心里更恼火,说:你一个人在家哪来的兴致,还买泥螺吃,这泥螺是你这样的人能吃的?

他娘说:噢,这海鲜泥螺的还不是你带给我吃的。我咋不能吃了?见是你带给我的,难得儿子孝顺娘,娘一高兴就多吃了点,想不到这肚子还真的不能吃好的,这不住院了。

我带给你的?我什么时候带的?

前天不是你的厂里小温主任带回来的,说你忙,大半年没回来看我了,让他带点海鲜给我尝尝。才两天你就忘了。儿啊,你就只晓得忙着发财,把老娘都忘了,还不如温新这孩子晓得常常来看我。

这剩菜海鲜是温新打包给我老娘的?金明很诧异,温新给我老娘带回这剩菜什么意思?还说是自己让带回的,金明想不明白。

姐和姐的“世外桃源”(散文)

□陈晖

着兰花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拿捏,或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干活。

说话间,姐端来一大盘新鲜采摘的脆李。姐说,放心大胆吃,绝对天然绿色食品,不用洗,直接咬。那一口,嘎嘣脆,再一口,又香又甜,十分爽口。

姐说,可以现摘现吃。只见,那几棵李子树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一个个饱满结实的脆李上,披着薄薄的果霜,丰盈润泽,惹人垂涎。我们兴奋不已,当了一回采李子的小姑娘。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枝繁叶茂的核桃树,叶片饱满,形成撑开的绿色大伞,伞下调皮的核桃正露着笑脸,两个两个的相依相挨,如同胞兄弟般友好。姐说,待成熟时节,它们会自然咧开小嘴,自行脱落,非常方便采收。

忽闻一声公鸡打鸣,我惊诧。果然有两只鸡正在闲庭信步。那只大公鸡非常漂亮,披着五彩的羽毛,鲜艳锃亮,顶着鲜红的鸡冠,拖着又长又亮的黑色尾毛,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十足地傲视着我们。姐说,这

是只漏网之鱼。

当初,姐花了很大代价,养殖了几千只高质量的土家鸡。最后,因为经验不足,市场考察不力,最终只得打包卖给了鸡贩,血本无归。唯这只鸡养了五六年,真的舍不得杀,何况身边还有娇娘相伴,就让它们相亲相爱,厮守一生吧。

最神奇的是,在那里还生长着一棵根深蒂固的白兰花树,多数白兰花已呈憔悴之态,小九妹采摘了几朵洁白可爱的白兰花放在我掌心,香气馥郁。

记得,老宅也养过一棵白兰花,可很难熬过冬天,一不小心就冻死了。但这棵粗壮的白兰花,却意气风发。姐说,一直就这样随意长在山上好多年,并没有特别料理,一切顺其自然。花随人性。姐和姐夫不辞辛劳打理着他们的桃花源,花儿自然也变得坚强,肆意绽放。

姐夫,人高马大的东北汉子,看着粗犷,实则心细如发。按说,他们也到了享清福的年纪,没必要这么操劳。姐夫说,这些山民一到收花椒的季节就来

母亲的一双手(散文)

□秀祖 正跃

很少专注地凝视母亲这双平平常常的手,直到最后也只是紧紧地握着却不忍心看她的手……这双曾经扶着我們走路的手,不再细腻、润泽,也有点暗淡,然而,在儿女心中,分量很重,很美、很光亮。那是一双勤劳、灵动、温暖,带来生活美好的手,并不寻常。

记得,母亲常常颇为自豪地回忆年轻时拾棉花比别的人都要快,总是走在大队人马的前面。大冬天早上,我们冷得缩手缩脚,而她往说,不冷、不冷,有什么冷的,动动就不冷了。于是,在阳台上拿起扫帚,从前到后在屋子里仔仔细细地清扫起来。

母亲说,她的老宅在启东海复,祖父随父迁徙到三余公司、开汤田,参加管理。兴趣所至、生活必需,在农村长大的母亲小时候就学会了女红。随父母从乡村迁居到镇上,缝纫成为职业,一直到49周岁为带小外孙而提前退休,老家现在还有两台不舍得丢弃的缝纫机呢。手工针线、上机缝纫可以说是母亲的唯一专长。直尺、软尺、划粉、缝纫机、熨斗,是母亲的“吃饭”工具,特别是那把不对称,看起来还很奇怪的剪刀,用起来尤其自如。要么在缝纫机前低着头干活整天不挪窝,要么颈脖上挂着一根软皮尺埋头裁剪。小时候我们几个的衣着,都由母亲在脚踏的缝纫机上一行行地踩踏出来,抑或用手一针一针地手工缝制。芦花布的上装,毛衣和毛裤,还有冬天御寒的芦花靴,连上小学的书包也都是把灯芯绒裁剪成一块块的菱形布拼合起来的。晚年,母亲视力有点衰退,做针线活越靠越近,她戴了女儿买的老花镜继续乐意为之。

街坊邻居家、四乡八里的熟人,缝衣补裤也总喜欢找母亲帮忙。母亲动作快,二话不说,没多久就做好了,一般也不收工钱。家里娃儿多,住在街上没有田种,没有菜收,于是,常常就有人把蔬菜和瓜果送来作为回报。母亲是个热心人,只要别人家有困难,有求助,她总想着能帮上一把。工厂实行计件制,晚上她还要捧回一大堆衣片,就着油灯做到深夜,而我们早已睡去。计件总是她最多,多拿的工钱买上一刀五花肉、几条河鱼或海鱼,改善孩子们的伙食。大伯父从上海支持广西的三线企业柳州针织厂寄来两段涤纶布,裁剪后母亲为两个儿子各做了一件小西装。上世纪80年代初西装刚流行,有了一件母亲亲自制作的崭新西装,也是平生第一件西装,兄弟俩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又挺括,又合身,一看就很神气。走在上学路上,步履也轻快了许多。

母亲日常用民谚也多,“干不得长算”是她一句口头禅。2020年2月27日正是疫情开始肆虐时,吃早饭时,她又随口说起这句沙地俚语。儿子便老老实实说这句话还不能用水写字写出意思来呢,没想到她接过来笑着说,“干算万算不如长算。”真厉害。后来镇上的中学同学问起母亲有没有给我们做棉拖鞋,说母亲在她那里一次就买了好多处理的便宜鞋底,这才想起来家里那么多的各色棉拖,原是母亲花钱不多的节约之举啊。她一生俭朴,一贯省着,开源节流,坚动手做总比街上买划算许多。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去菜场,在她看来,管好一日三餐是家务活里最大的事,而老三却常说“吃饭不是问题”。当吃饭真正成了问题,比如一天三顿都是

玉米棒与白水蛋,这几天自己烧煮时又接连烫伤两次,方知道有一个老母亲在家精心料理着有多好。青蚕豆、青毛豆、青玉米上市了,母亲会赶快买来让大家尝鲜,要煮了赶紧再买上一回。

家务活母亲全包,八十多岁了穿针引线还相当自如。为孩子干这些事她特高兴,体现存在的价值,脸上灿烂如阳光。从早到晚,感觉母亲手上总忙碌不完,只有看电视时,双手才会是空空的。这是她了解世界的增知方式,也是放松心情休闲的时光。曾读到一语:“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电视机前的母亲就常常笑出声来。父亲去世早,一个人要拉扯大四个孩子,两只手不勤快不行啊。母亲一直表达这个简单又实在的意思,事实上也给孩子做出示范。母亲不光缝缝补补在行,里里外外都在行、不言苦,爬高、拎重,修理水电、门窗也是她一手操持,不懂不会就摸索着干。每次回老家,母亲必定独自上楼到后阳台扫除掉落的树叶,防止堵了下水道而引发屋子漏雨。不同品牌的各类电器,都能一学就会,临去住院,怕老三不会用电饭煲,还不忘手把手教了用法出门。这成了母亲用双手留给我们的最后劳作。

母亲的手,是一双既勤快、又灵巧的手,也是一双爱美、尚美的手。

记得,曾孙女还在妈妈肚子的时候,她就算出正好属马。于是,回家就看到,也不知道她从哪儿的画册上落下一只飞腾的马,高高地贴在了自己北房的衣橱玻璃上。整理她的遗物,姐第四人一再感叹,母亲的爱美、审美通过她闲不住、不停歇的双手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是当初我们并不在意。与穿着红

打听啥时候开工。姐夫给的工钱总要略高,当然过分高又会引起同行的不满。所以,他心里也难以放下这些每年都请惯了的山民劳工。

其实,姐在山上的居住环境很简陋,生活也很简朴。

姐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里生活,难得回市区住都不适应。姐说,还是山里空气好,十分幽静,可闻鸡鸣鸟语。虽说没有城里的山珍海味,但自给自足的野味小食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聊到山里生活,姐夫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拿来他的墨宝,并告诉我们,他的作品还获过奖。姐夫人豪迈,字也豪迈,我们由衷为他点赞,希望他们的“世外桃源”越来越好。

临别,姐说,待金秋时节,再相约来采摘橘子吧!那是一种原汁原味的甜。

看着风中姐轻扬的白发,姐夫眼角的细纹。我想说:或许,相依相伴度过余生最好的样子就是,一起吹风,一起种植,一起变老吧!

羽绒服的曾孙女的合影,平整地镶嵌在圆形的绛红色相框里,挂在了后来住的西房的床头,照片上的母亲笑得那么甜,那样灿烂,如今一直维持着原样。家的里里外外每一处,都有她双手的留存,恍若母亲就在眼前:阳台上的几盆花草,墙上橱上不同样式的挂钩,卫生间与厨房各一块翘着角的改成的红手巾,还有大房间陶瓷大牛嘴边的一杯水……母亲一边添加着水,一边还会喃喃自语,此时还在耳边:牛需要喝水的。只是,那盆兰花叶片黄黄的,没再含苞,仙人掌依然倔强地慢慢长着,一棵她从楼下费力搬上来的橡皮树,倒是长的高高大,只是没有过去那样及时修剪枝叶、扶直助长而耷拉了下来。两年来,水浇少了,土也没了肥力。这些花草草,延续着生命,长得没有母亲在时侍弄的那么茂盛。

每当夏天,母亲会随手采摘到藿香、佩兰的嫩绿叶片,泡了当茶喝,抿一口清香无比,能化解夏日的湿气。而今,这种熟悉的乡土味变得稀有而奢侈。立秋过后,楼下一南一北两棵大树的香樟开始由青泛黄,风雨后会掉落下来,前几年母亲都是挑些品相好些的,捡拾回来摆放,满屋顿时馨香洋溢。又一年秋至,一轮清冷的孤月照在香樟树上,想念它的人成了走过时停下脚步伫立抬头凝视的我们,只见挨着港海河的那棵一侧的树杈“沉睡”了,旁边却还是倔强地长出浑圆的硕大果实垂挂下来,触手可及。

母亲已然远去,而她十指间流淌的爱,子女是永远亦念叨不尽的。

江海新韵



你走来

□王建富

你走来,你从赤玫火笔走来
你走来,你从崇山峻岭走来
你走来,你从阡陌田野走来

你是小草
离离草原上的一棵卑微的小草
为办女子免费高中,一乞讨就是5年

为动员辍学的孩子,一家访行程就是11万
5年所有的募捐也才1万多一点
全部的工资加奖金区区也就40万

但你等不及呀
开学!开学!
即使只有一栋教学楼、只有一根旗杆

第一天,早开一天,多教一批女孩

你是小河
一条披荆斩棘永向前的小河
“往前走,别回头”

虽然肿瘤、肺气肿、小脑萎缩等等轮番上阵

虽然你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要吃6次止疼片

你没有回头,你说
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站在讲台

一碗炒饭一块腐乳是你的晚饭
一脸皱纹一头短发是你的盛妆
手持电喇叭,这也催促那也催促是你的日常

扶楼梯的手贴满膏药
蹒跚独行的腿钻心疼痛那还是你的日常

看淡生死,向县长预支自己的丧葬费

那该是怎样的胸襟和担当

你是高山

一座胸膛挺起意气昂扬的高山
你一手撑起了一所学校
为无数不屈的灵魂撑起一方天空

你没有存款,没有房子,没有家
你有一颗火热的心和千千万万期待的她

你说,我把光明带进了大山,孩子们就有了光明

有了光亮,有了前程,有了幸福,这样,我就什么都有了

你可知道,不知不觉间
你的学生也都活成了你的模样
因为,“你的校长这样,你出去,也应该是这样的”

你的身軀很柔弱,却比肩群山的你话语很朴实,却穿透苍穹
你虽然在困境中左右为难,怎么选都是困难

春草年年绿啊,因为
为了改变他们的命,你豁出了自己的命

你走来,你走来
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你手黑,脸黑,人暴瘦

命运置你于高崖,你却赠人间以芬芳

你是中国最美的女人、最美的乡村女教师

燃灯校长、实实在在的人民教育家

《共和国简史》里有你的身影
“七一”勋章上有你的血和汗
你盗取的天火,照亮了山区的一盏盏灯

和天上的星河交相辉映,而你就是那颗最亮的星

《红梅赞》《英雄赞歌》赞的就是你呀

张妈妈!张老师!张校长!

寻人启事(组诗)

□苏末

◎寻人启事
电梯运行,那个眼神空洞的人
将自己下降到某种欲望,被货梯搬运

一空后的无所陈列中
直到井口的绳子,像捆过许多人一样,又一顿一顿地将他提上来

◎日落与晚安——致LZ
尚有几粒星。尚存寂寞。
尚有未被某种希冀所缩短的距离。

或可彼此照耀。代替了拥抱,或是

想象拥抱。

也不妨让爱情
在额头燃起高烧。也不妨让夜色

把一口苦药压服下去。因为露水会发白,庭树会在自身的阴影里,把吃语的温度降低。

因此,也不需要星辉如此独照那个

怀抱自己睡去的人。

因为尚有时间万古。在为灰烬前

会赠予我们苦渡的一瞬。

◎时间的囚徒
流星划破它本身。
一种坠落,没有回响。

因此,蝉在枝上,为它的第一个人

也是最后一个夏天生存。

因此我们踏进一条河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没有疑问
没有答复
只有寂静的群山、落叶,以及被落叶追杀的人

只有一条迎面狂奔撞向死亡的黑影

只有挣脱了宿命的那一声

让我记住了什么是

哀悯的犬吠

◎爱比其名更古老
我担心有一天日月无光,潮汐

倒灌
人心,沙漠如海水
淹没一切绿洲,蝉声只能蛰伏于黑暗

他们无法感应磁场
鸽子拍打着疲惫的双翅,终究无处可落

我担心风声,永远只吹进有心人的耳朵,恶毒的语言网络般扩散

担心老人不得所养,孩子不得抚育和教导

担心翻遍口袋找不到一枚钥匙的人

拍着家的门板泪如雨下

而那个在心里落锁的人,正背井离乡,四处游荡

我担心人祸比天灾更无情,贪婪的子弹一发一发

击中善良人的胸口

担心救生艇不能稳稳地行于水位线以上

而线下,哭喊声渐渐归于沉默

我担心人类再不发明爱的永动机

地球将永远孤独地停在太空中央,无可抵达

◎空白之地
在站台,一列火车呼啸着
在我面前慢慢停下

靠窗口的座位,将飞驰着一闪而过的村庄田野,用紧邻的空位用上位旅客留下的凹陷告诉了我。

我突然想起母亲。
想起她说过,也想出越远门。

我的母亲总是站在油菜的田里,看着远处那头火车总以超越自身的速度奔跑。我的母亲总被火车和我们变得很慢,被缓缓流动的

的河水
变得很慢,被挑满了水的木桶变得很慢。而一列又一列的火车,总以它的空位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

活得太深刻而被另一个时空有所空白的人生,等着我的母亲真正出越远门,跟上那将她远远抛下,不管不顾

向前奔跑着的一切